

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

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

陈翔华

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以评改《三国志演义》而著名于世。毛氏之书出，遂替代罗贯中原书及其明刻诸本，成为三百多年来最为流行的读物。直到近年整理出版的《三国演义》，还据以为底本。毛氏评改本在清代曾长期被称为“第一才子书”，而此书卷首通常有一篇署“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的序文。近代以来，由于对小说史与小说美学史研究的重视，毛宗岗与所谓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遂成为学者们十分瞩目的问题。

但是，毛宗岗生平不详，金序的真伪也有待于确证，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无疑会影响到《三国志演义》及其评改者毛宗岗研究的深入。今据近年在北京图书馆所见的若干文献资料以作探讨，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毛宗岗的生平与交游

毛宗岗字序始，号子庵。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毛纶（号声山）之子。著有《子庵杂录》等。关于他的生年或生活年代，迄今有以下说法：

（一）明末清初说。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毛宗岗评本之前，有金圣叹序。毛宗岗与他同时，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物”（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按笼统说毛氏是明末清初人虽

无大错，但是金序系伪托（详后），以有金序故而认为两人“同时”，未妥。

（二）清顺治十八年前后在世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作：毛宗岗，“约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前后在世”（光明书局1934年版）。按金圣叹卒于顺治十八年，此说即以金氏卒年前后作为毛宗岗的在世时间。

（三）明崇祯十二年左右说。毛宗岗父毛纶“中年瞽废”后而评《琵琶记》，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假设康熙三年（1664）毛纶五十岁失明（即评《琵琶记》前一年），则纶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推想纶二十五岁得子，故“毛宗岗当生于明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左右。”（《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上述所说虽然不无包含某些合理因素，但是终系揣测而不确凿。至于毛氏事迹，则更茫然。所以，最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介绍毛宗岗时，也不得不说他“生卒年及生平事迹无考”。

其实，毛宗岗生平并非完全“无考”。近年见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娄关蒋氏本支录》中册^①，辑录有毛宗岗佚文一篇。此文是毛氏为明崇祯时天津兵备道布政司参议蒋灿（号雉园）的“会试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而题的跋，乃是今见记载毛宗岗生平、思想与交游最为重要的史料。现将毛《跋》全文移录于下：

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

余于乐安，忝为师若友者，盖已四世云。忆自幼即闻雉园先生为乡先达中有文章、有政绩、有志节之一人，顾第耳之而未由目之也。岁辛卯，先生延馆先君子俾冢孙云九世兄受业焉，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古貌温言，如被春风，间亦略自道其为学与为政时事，以训后进。予屡以拙艺请政，辄蒙嘉许。时予方弱冠耳，而今忽忽已老矣。

先生下世已久，孙曾辈之多才能、通仕籍、列科第者，虽日益盛，然及见先生者今已无几；其所与往来宾朋，指不胜数，而获侍先生杖履者亦惟余仅存而已。贤曾孙树存氏称乐安佳士，从余游，以余为硕果也，每乐闻余所称述先生者。兹出所藏先生会闾抡魁硃卷示予，属以一言缀于装潢卷册之末。予披读再四，其文之妙，所不待言，而叹赏之下，恍然如复见先生之面。不宁惟是，先生以忠君之诚，有囑予之遗笔附载其间，因又悚然如见先生之心焉。夫先生之文章以及政绩与其志节，既自足以不朽，而后昆又能不朽先生，宝爱其所留遗以传之无穷，可不谓贤哉。独是予不肖，空读父书，迄于老而无成，大负先生昔年嘉许之意，今勉应树存所属役，而不禁临毫增愧矣。康熙己丑之春，通家晚学生毛宗岗谨识。

从内容、时间、出处等方面来看，以此跋比照于《娄关蒋氏本支录》诸篇及《苏州府志》等记载，毛宗岗所作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②。

这篇跋文不仅增添了存世不多的毛宗岗佚作，而其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为研究毛宗岗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新史料。

第一，毛宗岗在世时间，则可由此跋而定。毛氏在跋中说，“岁辛卯”其父毛纶受聘到蒋灿家坐馆，“于是予从先君子后，常得谒先生”，而“时予方弱冠耳”。按明后期至清前期“岁辛卯”有三，即明神宗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清世祖顺治八年辛卯（1651）、清圣祖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据《娄关蒋氏本支录·世系表》记载：蒋灿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十一月十六日，卒于清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十一月初六，于是便排除了毛宗岗在万历十九年或康熙五十年这两个“岁辛卯”谒见蒋灿的可能性。又考蒋灿于崇祯末年“坐事谪戍福建，赦归。明亡后，杜门养母”（《苏州府志·人物》本传），其时即“退

归田里，闭户著书”（《娄关蒋氏本支录·崇祀》载长洲知县许遇祭文）。可见毛宗岗谒蒋灿之“岁辛卯”，必当是顺治八年辛卯，而此时毛氏年正“弱冠”、二十岁。再由此上溯，则知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壬申（1632）。他比蒋灿小三十九岁，比金圣叹小二十四岁，比尤侗小十四岁，而比同学褚人获大三岁^③。

至于毛宗岗的卒年虽未见明确记载，但据此跋作于“康熙己丑之春”，则可知他卒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以后或此年的春后。如他在作跋当年的春后去世，则享年七十八岁；或如卒于次年以后，则有年七十九岁以上。由于毛宗岗作跋时年事已高，所以他深自感叹：“而今忽忽已老矣”、“迄于老而无成”云云。

第二，毛宗岗与“吴中望族”蒋家关系密切，不仅毛氏父子曾先后为蒋家西宾，而且还与之有四世交往。毛宗岗在跋中说：“余于乐安，忝为师若友者，盖已四世云”（按“乐安”乃姑苏长洲县娄关蒋氏之郡望），跋尾又自题“通家晚学生”。现据《娄关蒋氏本支录》等，对毛宗岗与蒋家祖孙交游略加述考。

蒋灿（1593—1661）字韬仲，号雉园，晚号慕皆。长洲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天津兵备道布政使司参议。著有《春秋讲义》、《麝提斋集》、《半关文稿》、《津门奏疏》。他是一个“阐程朱之学”而“以朱子为宗”的理学家。他为官清勤、不畏权右，而使“巨珰震聩、权宰噤噤”（许遇祭文）。后为人所中，逮京究治，但“津之士民诣辇下（为其）讼冤者千余人”而诉其“治津功多”（蒋圻《显考雉园府君行状》）。罢官归里，入清则杜门不仕。明亡时，蒋灿还曾预作遗嘱，以表示对明王朝的忠心。后来，何焯作跋说：“读其国亡后囑子手书，不以放废而替君臣之义，乃使人肃然起敬”；徐葆光跋也说：“及读国亡遗语，忠孝诚恳，千载凛凛。”

（均见《娄关蒋氏本支录·祖范》）毛宗岗虽在顺治八年才见到这位同里前辈，但平生素为敬仰。他“自幼即闻”蒋灿“有文

章、有政绩、有志节”；而进谒以后，便常常面聆蒋灿“自道其为学与为政时事”，并“屡以拙艺请政，辄蒙嘉许”，接受其熏陶与教诲。毛宗岗晚年作跋，还称道蒋灿“忠君之诚”，并热烈赞扬“先生之文章以及政绩与其志节，既自足以不朽”。蒋灿的崇尚儒家思想与忠君志节，无疑对毛宗岗产生重要影响。而毛宗岗父子在康熙初年评改《三国志演义》时，更加突出正统观念与儒家思想，当是间接受其影响的一种表现。至于有人还认为毛本《三国》寄托故国之思的民族情感，如果从毛宗岗所受蒋灿的思想影响而蒋灿确有“当运会迁移，痛怀君父忠孝之心”（蒋深跋）来看，也许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有值得深入探索的必要。

蒋铭 蒋灿孙。铭父圻（1617—1664）字胤侯，号雪庵，乃灿第三子。长洲县庠生。毛宗岗友蒋新又者，即此蒋铭也。考《娄关蒋氏本支录·祖范》收录《新又公祖德颂十二章》，有“新又”自注云：“先祖中顺大夫雉园公”、“先考文学雪庵公”，复有其祖蒋灿“尝语铭辈曰”、“铭何人斯，敢不自勖”等注文。可见，新又为蒋圻长子蒋铭的别号。蒋铭与毛宗岗父子过从甚密，康熙五年还曾促成毛纶评本《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刊刻。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说：“今夏之杪，蒋子新又偶过予斋，于案头检得此书。展看一过，即抚掌称叹，以为‘声山氏诚高东嘉（明）之知己矣。……盍急寿之梨棗，使四方能读书之人，每人各携数帙以归，除留自玩与留备友人借观外，一付塾师以海弟子，一付保母以诲女子，俾皆有观□，则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予感其言，即进梓人而以斯言告之。梓人亦以斯言故，遂不日而竣役”。《第七才子书》附有毛宗岗的《参论》，还提及“吾友蒋新又尝云：‘文章但有顺而无逆，便不成文章，传奇但有欢前无悲，亦不成传奇’。诚哉是言也”（均见成裕堂本）。可见，毛宗岗与蒋铭之间，时有学问上的切磋。

蒋之逵（1636—1694） 字云九，号佚圃，原名镐。蒋灿

孙。本为蒋圻次子、蒋铭胞弟，因伯父垣（1613—1634）早卒而出嗣长房为宗子。贡监生，候选知县。徐乾学《佚园记》称其“少游胶庠有声，交四方名士，缓急无所靳”（光绪《苏州府志》卷四十六）。他是毛纶的弟子，故毛宗岗作跋称之“云九世兄”，亦当相与过从。

蒋深 字树存，号苏斋。蒋灿曾孙，蒋铭之子。《苏州府志》称其：“工诗能书画。与（徐）葆光相善。由国子监生以荐纂修《书画谱》、《佩文韵府》等书。授徐庆知县，终朔州知州”（光绪志卷八十八引乾隆志）。有《思州府志》八卷，《徐庆县志》八卷，《纪恩诗》一卷，《绣谷诗》二卷，《鸿泥轩集》五卷，《黔南竹枝词》一卷，《雁门徐草》一卷。蒋深是毛宗岗的弟子，平时很喜欢听毛宗岗对他谈曾祖父蒋灿的故事。毛宗岗称许他为“乐安佳士”，而蒋深也在曾祖父的会试硃卷与遗嘱手迹合装成册时便首先请他的老师题跋，可见他们师生关系是很融洽的。

“蒋为吴中望族，代有鉅公长德。”（沈德潜《臧三公元配章宜人合葬墓志铭》）世奉儒，励名节，蒋灿尤以“志在《春秋》，举冠麟经”（蒋铭《祖德颂》）而著称。毛宗岗与蒋氏四代相交，对他的思想与著述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由于史料甚缺，现在还不可能对毛宗岗生平与交游的整个情况作出更详细的叙述。下面仅据所知的有关活动，略加排比系年以作为附录。虽然缺漏至多，不免贻笑于方家，但是抛砖引玉，以求补正，则来年之详尽犹可期待也。

毛宗岗生平简表（初稿）

明崇禎五年壬申（1632） 毛宗岗生。

崇禎八年乙亥（1635） 毛宗岗四岁。友褚人获生。

崇禎十七年清顺治元年甲申（1644） 毛宗岗十三岁。是年三月，

李自成进北京，崇祯帝自缢。五月，清兵入北京。六月，蒋灿作遗嘱。按宗岗幼时已闻蒋灿之文章、政绩与志节。

顺治二年乙酉（1645） 毛宗岗十四岁。是年，清兵四月屠扬州，五月下苏州。六月，“湖寇揭竿”，苏州城中鼎沸、纷纷出避，至八月始得宁。

顺治八年辛卯（1651） 毛宗岗二十岁。是年，蒋灿聘毛纶为其“冢孙”蒋之逵授业。宗岗从其父始谒灿请益，得蒙嘉许。又与蒋铭、蒋之逵兄弟等相交。宗岗之识尤侗，疑亦始于此时。（按尤侗与蒋氏“世为中表”，自称蒋氏之“昆友子弟无不暱就予者”。见《蒋氏本支录·墓志》尤侗文。）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 毛宗岗三十岁。是年金圣叹卒。圣叹平日论唐诗，有《与毛序始》书（见金雍辑《圣叹尺牍》）。其后，曲江廖燕于康熙三十五年游吴，作《金圣叹先生传》称：“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

康熙四年乙巳（1665） 毛宗岗三十四岁。其父毛纶因病目，乃使宗岗执笔代书，批评《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七月，尤侗为《第七才子书》作序。

康熙五年丙午（1666） 毛宗岗三十五岁。夏末，蒋铭过毛宅，赞成《第七才子书》之刻事。于是，宗岗乞其师葑溪浮云客子为之序，又作《参论》十四则附于父论之后。

康熙十年辛亥（1671） 毛宗岗四十岁。是年，李渔携女乐至苏州，招尤侗等顾曲。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毛宗岗四十三岁。是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应吴三桂叛，于是江南震动。四月，苏州士女倾城出奔。岁复大潦，田禾俱没。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 毛宗岗四十八岁。是年十二月，李渔为毛本《三国志演义》作序。此本由醉畊堂刊刻，书名称

“四大奇书第一种”，为今存最早之毛评刻本。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 毛宗岗四十九岁。为吴庠生金豫晋作祝寿诗（据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 毛宗岗六十四岁。是年十月，褚人获四雪草堂刊刻《通俗隋唐演义》^④。大约本年左右，宗岗为褚氏《坚瓠集庚集》作序。

康熙三十九年度辰（1700） 毛宗岗六十九岁。夏日，因邻人失火而焚及室庐，乃作《临江仙》词自叹所藏书尽燔。此前后之数年间，褚人获编刊的《坚瓠广集》、《坚瓠补集》、《坚瓠秘集》与《坚瓠馀集》诸书，都选录宗岗《子庵杂录》及其他文字。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 毛宗岗七十八岁。是年春，为弟子蒋深所藏其曾祖蒋灿《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宗岗当卒于此，但具体年月待详。

二、关于《第一才子书》“金圣叹序”问题

毛宗岗最后完成而由其父发端的批评与改定本《三国志演义》，通常见有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一篇。尽管至今仍有人将此序归于金圣叹的名下，但不少学者则提出了怀疑。早在七十年前，解弢《小说话》指出：“《三国演义》金氏一序，非应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伪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一语，可以启人之疑矣。”后来，郑振铎也疑此序文笔不似金圣叹之所作（见《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至于近年来，还有较多的学者对此序题署的真实性表示严重的怀疑。

否认金圣叹作《第一才子书序》的主要理由，今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文献记载来看，金氏所定才子书有六，即一《庄子》、二《离骚》、三《史记》、四杜诗、五《水浒》、

六《西厢》。金氏本人从未推称《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而且其同辈或后辈如金昌、毛纶父子、浮云客子、尤侗、李渔与廖燕、刘献廷等人的著述都既未记载有此序，也未提及金氏许《三国》为第一才子书事。又，此序末署“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即清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初一，时金圣叹所在的苏州尚属明朝而至次年五月以后才奉清人年号。此时，毛宗岗方十三岁，到康熙初期才评改《三国志演义》；而金圣叹也绝无可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推算毛氏以后将必评改成书并预撰序文以付之。

第二，从他对才子书“题目”（著书旨意）与文章的基本要求来看，金氏认为必须有好“题目”而能“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读第五才子书法》），即如平子所说：“金圣叹定才子书，……所谓才子者，谓其自成一家言，别开生面，而不傍人门户，而又别于圣贤书者也”（《小说小话》）。但是，金圣叹明确宣称《三国志演义》“题目”“不好”；而且又说：“《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趑趄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读第五才子书法》）。暂且勿论评价当否，但金氏确曾认定这部小说的“题目”与文章都不合他心目中“才子书”的起码要求。而《第一才子书序》所称“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云云，显然与金氏思想根本不合。

第三，从其所定才子书的选目与次序来看，金氏实际上自有精严的整体设想，即按历史的发展而只从文学诸体中各选出一部最杰出的代表作。所以，他在韵文方面，以《离骚》、杜诗、《西厢记》来分别代表辞赋、诗歌与词曲诸体；在散文方面，以《庄子》、《史记》、《水浒传》来分别代表哲理文、史传与小说诸体。故陈登原说：“圣叹所谓六才子书，子史诗歌戏剧小说，盖已兼收并蓄”（《国史旧闻》卷五十六）。如果以《三国志演义》取代《庄子》，则金氏所定才子书便缺哲理散文而又多出一部小说，显然无法“兼

收并蓄”而与他的设想不符。再说，还如解弢所指出：金氏定六才子书，“乃按其年代，顺数而下，非以其文之高下定其次序也。即果称许《三国》为才子书，当曰第七，或后《琵琶》而曰第八，不当曰第一”（《小说话》）。⑤

由此可见，毛评本《三国志演义》序末所署“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乃出伪托。至于此序原作者究竟是谁？郑振铎曾经猜测：“或者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即金圣叹）的也难说”（《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当今一些学者在专著中，也迳将此序作为毛宗岗所著而大加引述和论评。其实，毛作说纯系揣想而无实据。因此，探索此序的作者问题，还必须从现存毛评最早刊本去寻求。

数年前，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见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是现存最早的毛评《三国志演义》刻本⑥。此康熙年间醉畊堂大字刊本与后来常见毛本的不同：书名不作“第一才子书”而作“四大奇书第一种”，题名无“圣叹外书”字样而作“声山别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卷首之序的作者不题“金圣叹”而署“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由于北图所藏此书是海内的孤本，而李渔序又仅见于此《四大奇书第一种》内，故搜罗宏富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等书也都失收这篇序文。现将李渔序全文披露，以供研究者的参考。

序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然野史类多凿空，易于逞长，若《三国演义》则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

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

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汉唐而下，依史以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何独奇乎《三国》？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异代之争天下，其事较平，取其事以为传，其手又较庸，故迴不得与《三国》並也。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当汉献失柄，董卓擅权，群雄並起，四海沸鼎，使刘皇叔早偕鱼水之欢，先得荆襄之地，长驱河北，传檄淮南，江东秦雍，以次略定，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位虽虚，正朔未改，皇叔宛转避难，不得蚤建大义于天下，而大江南北已为吴魏之所攘，独留西南一隅为刘氏托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西为汉中一摧，则梁益亦几折而入于曹，而吴亦不能独立，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逮于华容遁去，鸡肋归来，鼎足而居，权侔力敌，而三分之势遂成。寻彼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下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蠹贼；且天生瑜以为亮对，又生懿以继曹后，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梁，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然三国之局固奇而非得奇手以传之，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前此虽有陈寿一《志》，较之荀勖、裴頠魏晋诸《纪》，差为此，善于彼，而质以文掩，事以意晦，而又爱憎自私，

去取失实，览者终为郁抑而不快，则又未有如《演义》一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据梧面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昔者蒯通之说韩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说，其时信已臣汉，义不可背。项羽粗暴无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三分之几，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且高祖以王汉兴，而先主以王汉亡，一能还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遂致当世之人之事，才谋各别，境界独殊，以迥异于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独是事奇矣，书奇矣，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即或有之，而使心非锦心，口非绣口，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汉唐而下诸演义等，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酬应日烦，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铍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亦赘乎。虽然予历观三国之局，见天之始之终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读《三国演义》又能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匠心独运，无之不奇如此；今声山又有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因以证予说之不谬，则又何可以无

言。是为序。

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此序末署康熙己未乃康熙十八年（1679），吴山之层园为李渔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自金陵移家于杭州西湖上所筑居处的园名。（按同年六月，李渔在层园曾为《芥子园画传》初集作序，十一月又为《千古奇闻》作序。）序中所说“予婿沈因伯”即李渔长女淑昭夫沈心友之字，赘于李家，主持刻印等事。李渔生平浪迹江湖，交游广泛，康熙十六年后还去吴兴等地，时已有疾患。而序中自谓“……酬应日烦，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即指评《三国志演义》事），会病未果”，一一均与李渔事迹相合。又，李渔序毛评本后不久，乃有《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之作，书中多取毛氏夹评^⑦，而且其自序还说：

“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⑧。复忆曩者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久，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由此可见，李渔不仅读过毛评本，而且还为之作序（即前面全文移录的康熙十八年序），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确事实。同时，也说明以“第一才子书”为《三国志演义》书名乃始于后出的李渔评本，而此前毛评刊本的书名实为“四大奇书第一种。”

李渔康熙十八年《四大奇书第一种序》（下称李渔序），文章从“宇宙四大奇书之目”开端，论述三国时代之“事奇”、《三国志演义》之“书奇”，及毛氏所评之“称快”，最后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也”为结。细细比照此序的基本内容与文字，便不难发现，伪金序原来乃出自李渔序。

第一，从文章的组织结构与主体文字来看，伪金序乃因袭于李渔序。

李渔序以书名来扣住文章首尾，其中间主体部份由畅论三国争天下之局而叙及小说《三国志演义》与毛评，通篇间架结构完

全为伪金序所承袭。至于伪金序的段落安排与叙事方法，如第二段开头先有“或曰：……何独奇乎《三国》？”然后再作“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等等，也都与李渔序一一相同。

伪金序除文末所署外，正文合计1035字，其间910多字完全抄自李渔序，而不出于李渔序的只有首尾大约120字。伪金序从首段之末“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起，至“独是事奇矣，书奇矣，而无人焉起而评之，……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止，除删去少量文字外，几乎是逐字逐句抄袭李渔序的大块文章^⑨。而李渔序此间之所以被删，固然主要由于行文用字的沓拖枝蔓，但也有所谓“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云云，至后来文字狱屡兴时，当有触犯时讳之嫌而不宜继续保留之。由此可见，伪金序保留比较精彩的议论而删除多余或触嫌之词，也正说明它晚出于李渔序。

第二，对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文字，伪金序以偷梁换柱的手段而进行改作。

李渔序开头，从对比两种“四大奇书之目”来肯定冯梦龙将《三国》等四部小说列入“四大奇书”的说法，然后再提出《三国志演义》为最“奇”的论点。这个开头文势自然而顺当。但是伪金序改作：“余尝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按下加线者乃伪金序所改换的文字，凡保留李渔序原文处则不加线。下同）伪金序的改写，完全为了适应毛评本书名由“四大奇书第一种”改作“第一才子书”与托称金圣叹撰序的需要。但是，忽由六才子书而转赞《三国志演义》为

最“奇”，文章突兀而留下了斧凿痕。

结尾文字，伪金序改动最多，特移录以作比较。（按圆括号内乃已被删去的李渔序原文，其余同前。）

（《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余（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酬应日烦，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铄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亦赘乎。虽然予历观三国之局，见天之始之终之，所以造其奇者如此；读《三国演义》又能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匠心独运，无之不奇如此；今声山又布其绵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因以证予说之不谬，则又何可以无言。是为序。）故余序此数言付毛子，授削之日并于简端，使后之阅者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

伪金序末尾对于李渔序的原文，既有保留，也有增改，但更多的是删削。所删之处，除为了精炼文字外，主要还是掩盖不利于伪托的语词：（一）削除用第三者的口吻来说金圣叹曾批《水浒》、未评《三国》，而毛评比金评《水浒》“又似过之”的文字；（二）削除表明原序作者李渔身世的语言，如自称“多出游少暇”、“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因伯索序”等等；（三）削除指明毛评本原书名的文字，如许其为“第一奇书”等等。所增改的文字，则以用来制造迷人的假象，但也露出了作伪的蛛丝马脚：例如这篇

题顺治元年作的序既然称许毛评《三国》为“第一才子书”，为什么金氏晚年在顺治后期所写定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⑩中却绝口不肯提及呢？又如说“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而事实上毛评本是金圣叹死后的康熙年间才成书的。（廖燕也说：金死，宗岗乃效金氏而评书。）所保留的原文虽然不多，却再次证明了伪金序是在李渔序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至于李渔序如何被移花接木成为金圣叹序的具体过程虽然尚不清楚，但是伪托无疑当在毛评本的书名改易以后。今存最早的康熙十八年醉畊堂刊毛评本虽无“第一才子书”之书名，但是毛宗岗在《读法》中已提出：“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后来，刻书家们乃将李渔评本上的“第一才子书”书名移植于毛评本。（有些毛本，还并存两种书名。）据《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所见，雍正十二年（1734）郁郁堂、郁文堂刊毛评本，已有“第一才子书三国志”之称。不过，此雍正本卷首有黄叙瑛序，又称毛评本“以之追配圣叹外书（按即指金评《水浒》、《西厢》），居然鼎足，不相上下”（见《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四）。于是，在“以之追配圣叹外书”之类诸语的启示下，毛评本遂进而又被刻书家贴上“圣叹外书”的标签。与此前后或同时，李渔《四大奇书第一种序》也就被移来而改托为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了。

三、结 语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看法：

第一，毛宗岗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年疑当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以后。他和他的父亲毛纶一样，都曾经坐馆课徒。与他交往过的人，先后有长洲的浮云客子（未知真实姓名）、蒋灿、蒋铭、蒋之逵、蒋深、金圣叹、尤

伺、褚人获与金豫晋等。

第二，毛氏父子康熙初期所评改成书的《三国志演义》，今存最早的醉畊堂刻本书名为“四大奇书第一种”，卷首有李渔康熙十八年（1679）序而无金圣叹顺治元年（1644）序。这是毛宗岗本人还健在时的刻本。

第三，金圣叹对《三国志演义》评价很低，也并没有把它列入才子书（圣叹外书）。尽管毛宗岗后来师法他而评改《三国志演义》，但是毛评本其实与金氏本人没有直接的联系。

第四，李渔为《四大奇书第一种》作序后不久，草率而成新评本并命名为“第一才子书”。这是《三国志演义》正式被称“第一才子书”之始。李评本尽管以插图精美见长，但是全书文字与批评并无特色，终于敌不过毛评本，而且书名“第一才子书”也为毛评本所夺。后来，毛评本又被标榜为“圣叹外书”，李渔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序》也被改托为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

注：

①1986年4月，承前辈学者杨殿珣先生相告：《娄关蒋氏本支录》载有毛宗岗佚文一篇。随即索而阅之。此书为长洲娄门蒋姓家谱，不分卷，共三册十七编。工楷手钞，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无格。题“裔孙祖芬敬录”，钤“祖芬”、“诵先人之清芬”、“诵清一字蕴孙”、“臣祖芬印”等印。按祖芬为蒋氏自明代中叶由同县葑溪迁娄关后第十三世，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此书是他在同治初年据旧谱辑录直系家族资料而纂成的。

②毛跋虽出自蒋祖芬所辑《娄关蒋氏本支录》祖范编，但其来历十分清楚而可靠。据蒋氏此谱所提供的情况表明，毛宗岗弟子蒋深在康熙四十八年将曾祖父的遗稿（会试答卷与遗嘱手迹）合装成册时，请毛宗岗、何焯、郑弑作跋。雍正时，蒋深宦成归里修谱，据以录入。又，蒋灿长子垣、次子挺早亡，长期由三子圻主家政，而蒋深父铭为圻之长子，因此蒋灿遗稿便由“于先人手泽片纸剩墨唯恐失坠”的铭子蒋深来保存。

再考此谱，毛跋称蒋灿“孙曾辈之多才能、通仕籍、列科第者”日盛而及见灿者“今已无几”，一一皆合事实。又按蒋灿的亲友宾客中，以尤侗的文名为最著。尤侗自称蒋氏“其于予家，世为中表”，蒋圻是他的表兄（见《荣禄公暨沈太夫人墓志铭》），而他的次子还娶蒋圻第六女（即蒋深亲姑。见陆世康《雪庵公暨王太宜人合葬圻志》）。尤侗既为表侄蒋之逵作墓志铭，为什么他所“及侍”并尊敬的表叔蒋灿遗稿册上，反而不见他写跋呢？原来尤侗已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而蒋深装册是在他死五年之后事。所以，毛宗岗作跋时说：“获侍先生（即蒋灿）杖履者亦惟余仅存而已。”此外，毛跋所叙之事，如蒋灿的文章、政绩与志节等，亦均一一可考，这里恕不赘述。

③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长洲人。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号悔庵等，长洲人。顺治间拔贡，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有《西堂全集》。

褚人获字稼轩，一字学稼，号没世农夫、石农、四雪堂主人等。长洲人。有《坚瓠集》等。褚氏生年，据其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坚瓠甲集引》自谓“今则百岁强半”，而知必在明崇祯十三年以前；又考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张冷《坚瓠己集序》谓“余客岁祝稼轩六十诗云”，而沈宗敬《坚瓠己集序》亦称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祝褚稼轩先生六十寿”，可见褚氏生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

④今见康熙四雪草堂原刻本，自序署“时康熙乙亥冬十月既望，长洲褚人获学稼氏题于四雪草堂”。按康熙乙亥即三十四年（169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谓“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长洲褚人获有改订本，易名《隋唐演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谓此书“首康熙己亥（五十八年）自序”，均误。

⑤以上所说之第一、第二，其中有的综述今人意见，谨此说明。

⑥北京图书馆藏《四大奇书第一种》，清康熙十八年李渔序刻本。半叶八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边。封面上栏刻“声山别集”；下栏右上刻“古本三国志”（占五分之一位置），左刻“四大奇书/第一种”大字二行（“种”字下有阴文朱印“天香书屋”一枚）。首李渔序，次凡例，次总目，次绣像，次读法。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声山别集”、“茂苑毛宗岗序始氏/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各卷端题“四

大奇书第一种卷之几”、“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定”（按卷六十“评定”作“评选”）。总目与正文板心，均刻书名。又，第93回、97回、109回、119回首叶板心，下刻“醉畊堂”。

⑦李渔评本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但每回仍作前后两节分刻。上有眉评，多出于毛宗岗夹批。例如第35回，毛批云：“此卷叙玄德见司马徽，正为见诸葛亮伏线耳……”，而李本眉批节取作“叙玄德见司马徽，正为见诸葛亮伏线耳”；毛批：“隐然为诸葛草庐先写一样子”，而李批亦作“隐然为诸葛草庐去写一样子”。又如第38回，毛批：“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是班门弄斧矣。一笑”；而李批删改作“越发粗了。先生一生最善火攻，张飞可谓班门弄斧矣”，诸如此类，不胜例举。

⑧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引李渔《第一才子书》自序，此句下注：“（按今本毛氏书并无笠翁序）”。可知郑振铎未见《四大奇书第一种》及其李渔序，否则他就不会疑伪金序乃毛宗岗之自作而托名于圣叹。以后，毛氏自作说辗转因袭，至今不少学者尚承其误。

⑨伪金序只改换李渔序中的个别几个字。如李渔序说：“自古割据者有矣……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梁”（李评本自序有类似说法，亦作“南北朝、东西魏、前后梁”），而伪金序改“前后梁”为“前后汉”。按本文所引毛本及伪金序，均见商务印书馆1933年本《第一才子书绣像三国志演义》。

⑩《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有金圣叹批语说：“吾友斫山王先生……今与圣叹并復垂老”（《闹简》）。一般认为，金圣叹在顺治十三年完成《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批评。

1988年冬属稿 1989年春节后五日改定于京门

〔看校后记〕拙文付排后读到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的大作《三国志演义の毛声山批评本と李笠翁本》。小川先生说 he 藏有《四大奇书第一种》一部，也认为毛评本伪金序乃书贾移改自李渔序。十分高兴的是，我们各自研究的结果，得到了大体相近的看法。小川先生此文，鲜为我国大陆学者所称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阅。

作者于1989年4月

清抄本《姜夔蔣氏本支錄》書影（見六十八頁）

勝屈而獲侍先生杖履者六惟余僅存而已賢曾孫樹存氏稱樂安佳士從余游以余為碩果也每樂聞余所稱述先生者茲出所藏先生會蘭綸魁硃卷示予屬以一言綴於裝潢卷冊之末予披讀再四其文之妙所不待言而歎賞之下恍然如復見先生之面不啻惟是先生以忠君之誠有馮子之遺筆附載其間因又悚然如見先生之心為夫先生之文章以及政績與其志節既自足以不朽而後記又能不朽先生寶愛其所留遺以傳之無窮可不謂賢哉獨是予不肖空讀父書近於老而無成大負昔年

嘉許之意今勉應櫛存所屬役而不禁臨毫增愧矣康熙己丑之春通家晚學生毛宗崗謹識

雅園先生南宮牘英華四照雖當時之體而其才致有過人者然此於前輩非所難也讀其國亡後馮子手書不放廢而替君臣之義乃使人肅然起敬先生後人多能文方以場屋進身其尚識先資之本哉康熙己丑之春通門晚生何焯謹書

此憲副雅園先生戊辰閣牘也易代以來已數十年紙色不齊字蹟犹好曾孫樹存兄寶藏余因得見吾鄉徐勿齋祖範